臣類

八編類纂

罕十九

加3
1717
77-49

芸七十七

門號 1717 卷 77-49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富弼 守成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曾器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簽書河陽判官寶元初元昊反弼時通判鄆州陳入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

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門議者以爲有宰相器召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弼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一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弼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院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即詔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辭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弼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會西夏首領來降補借奉職覊制荆湖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弼見宰相論之極論之上從弼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僞爲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怯且厭兵教其主聚兵幽薊聲言欲入寇及是先以書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

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顏眞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感人至此）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以官爵賂之遂爲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

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朝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

士馬。羣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彌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彌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非朝之利哉。即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彌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非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彌同獵。引彌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可久。彌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非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耳。彌揣虜欲昏。意在多得金帛。因曰。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虜結昏之意緩。契丹主諭彌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彌歸復命。復持二議以往。於是呂夷簡

傳帝肯令彌草荅契丹書幷誓書凡爲國書三誓書三彌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一兩界塘淀毋得開展二各不得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彌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齎誓書追及彌于武彊授之彌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啟副封觀之果如料即遣其屬詣中書白執政上疾馳至京師求對得入見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吕夷簡等問之夷簡曰此誤爾當改正彌語益侵夷簡晏殊言夷簡決不肯爲此直恐誤爾彌怒曰殊奸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彌宿學士院明日乃行既至契丹虜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睽離固不若歲增金帛須於誓中加一獻字彌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虜王曰改爲納字如何彌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彌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彌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

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彌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彌歸奏曰深淺矣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子孫重於國中先是呂夷簡當國彌數論事侵之夷簡因薦彌使契丹變易國書欲因事罪之而彌受命不少辭始奉使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顧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又除樞密直

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賞乎虜既復修和好有忌彌功高妄指他事譖彌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者上雖不聽而彌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云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彌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詰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彌乃受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彌言契丹臣元昊

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詐乃卻其使
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
族於河東爲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
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
元昊有怨言故城戚塞以備之呆兒屢寇戚塞契丹
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或請調發爲
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
動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出
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河朔大水民
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

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
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
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
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
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目曰叢塚明年
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
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
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
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
天下傳以爲式弼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爲功至

不言更好

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徙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曰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會故相龐籍知并州入對上新相彥博弼意甚自得謂籍曰朕用二相如何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辭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爾富弼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

龐籍大度

不可無此議論

托襄禩更妙

之爲怨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植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貴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慄弼彥博入問疾因託禳禩事止宿連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宮內肅然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嘉祐六年三月以毋

憂去任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
五起之謂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命
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判楊州熙
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內
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令毋拜坐語從容訪以
治道禦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
測可測則奸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
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
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
言兵帝默然至日昃退又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

二十年不言兵句說得欠料酌

赴郡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
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也弼聞而歎曰人君所
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奸人欲進邪
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
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
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
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
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脫
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
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是時

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丹使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即日雨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御史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荅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參知政事時當仁宗服藥嘗與弼及文彦博議立儲嗣會翊日有瘳其事遂寢帝以問彦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嘉弼不自言以爲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遺奏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謚曰文忠紹聖中章惇執政

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詔復舊典焉、
弼知制誥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寶元
中出入內庭或云得幸於上外人無不知者以此獲
罪奪封罷朝謁久之得復入張方平爲諫官再以疏
論列皆留中制下復遂國之封弼繳還詞頭封命遂
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
葢自弼始方平見呂夷簡猶以非舊典不樂二
人之不相喜皆此類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詔冊元
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弼曰若虜使
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初

范仲淹以論呂夷簡貶、余靖尹洙論救仲淹亦貶、歐
陽修貽書司諫高若納責其不言、且毀仲淹、謂其不
復知人間有廉耻事、若訥怒上其書、修亦坐貶、蔡襄
乃有四賢一不肖詩、四賢謂仲淹洙修、不肖謂若
訥也、詩出、京師競相流播、契丹使者亦買之歸自是
朝臣直仲淹者紛紛不已、黨論始起慶曆三年夷簡
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而以與杜衍章得象晏
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
王素蔡襄並爲諫官、石介時爲國子直講、喜曰、此盛
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衆

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踈斯脫、衆賢謂衍等、大姦斥竦也、詩且出、介之師孫復見之、曰、子禍始于此矣、竦深銜之、四年、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爲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爲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荀朋而爲善、於國家何害也、歐陽修爲諫官、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夏竦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爲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於是爲黨論者惡修擿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言

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以國家爵祿爲私惠、朋固朋黨、遍相提挈、不過二三年、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上終不之信也、介嘗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竦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爲石介撰廢立詔飛語聞上、上雖不信而仲淹弼不自安、求出外、於是弼使河北、仲淹使河東、介亦求外補、未幾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初保隸諸州、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歐陽修相遇於內

黃時修爲河北轉運使、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脇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是時外人讒言已入、而弼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譖者因曰富弼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時京師禁軍亟亦閱多所升擢、而弼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遂擅殺二千人命禍何可測也然則修一言不特活二千人命亦免弼於大禍也五年帝嘗遣中使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爲可憂帝欲徙二人淮南、叅知

政事吳育曰、盜誠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遂格詔京東路提點刑獄司體量石介存亡、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歸家待次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弼會徐州狂人孔直温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弼爲內應故有是命時亦有詔下兗州劾介死虛實知州杜衍會官屬語之泰寧節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諒。寧有是耶。願以合族保其死。衍竦然、探懷中奏藁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安可量哉、詔以邊事寧息知鄆州、富弼罷安撫使、知邠州

誣爲叛異
哉

范仲淹罷陝西四路安撫使其實讒者謂石介謀叛
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七年又讒介說虜不從更
爲弼徃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
視朝廷復詔監司體量中使持詔至奉符提刑呂居
簡曰今破塚發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
家所能辦也必須衆人召問之苟無異說
即令結罪保證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及還奏上意
果釋及竦之死也仁宗將徃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
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毘疇躇久
之命大閽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

其爲人主之疑一也亦謂報應者耶史評曰黨論之
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
夔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修
邪正之論激之也弼爲相議欲稍由學校進士命侍
從儒臣講立法制太學諸生經明行修者由右學升
左學由左學升上舍歲終擇上舍中經行尤高者比
及第命之以官既僉同列奏獨翰林歐陽修舍人劉
敞異論曰如是則通經者未升於左學而詞賦者已
在高科矣事卒不行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
挈國政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爲宰相琦性果

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爲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多不快、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歟、于時弼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琦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弼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嘗與辭琦言之決不當起琦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英宗以疾不能視朝請光獻垂簾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畿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琦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復政后聞之遽起琦亟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衣也時弼爲樞密相怪琦不關報撤簾事有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陽修爲參政首議追尊濮王弼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弼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見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恐鄙臣實痛之豈仁宗所望於陛下哉以笏指御牀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弼求去益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修琦絕後弼致政居洛每歲生日不論遠近琦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弼但荅以老

病無書琦之禮終不廢至蒙乃已琦與修之蒙也弼皆不祭弼至和中陳執中爲相臺官趙抃等言執中無材行不可任歐陽修亦上書請退執中議久不決左右怪仁宗少遊燕默有所思焦勞見於色居月餘如此因問上曰陛下得非思代陳執中者乎上曰然左右乃曰代執中者易得耳何至此耶久之始用文富以代朝議皆謂得人數日問歐陽修修具以朝議爲對上曰彦博有才然膽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來恐多顧慮良久又曰弼馬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既而彦博果不

能謹畏後因郭申錫李參爭塞河事彦博意有所左右上由此罷之弼亦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上所料英宗一日因弼進除目震怒譬滿一殿擲除目擸下弼慨然搢笏拾除目進之曰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爲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大過惡可怒者何不誅臣以謝天下英宗爲之霽色温言弼進說猶久之不已英宗臨御一日韓琦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弼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琦有愧色後琦帥長安爲范純仁言其事曰琦便怕富公

本朝三楊
備盡經撫
[illegible]然

也。熙寧初弼再相神宗問所先當如何弼曰。皐。安宇。內。爲。先。蓋是時王安石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熙河以窺靈夏結高麗以圖大進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劉彝沈起窺交趾一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害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趙卨宣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逵老將與卨議論不同爲交趾扼富良江南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軍壘兵將凍溺不戰而自斃者數十萬人又

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報夜至帝早朝當宁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會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相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宜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元豐六年弼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之本神宗語宰相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爲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曰弼

士大夫居卿貳二復

之言是也、罷朝、悖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上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悖無以對、一日大星殞於弼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弼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弼致仕家居專爲佛老之學、故吏呂大臨奏記於弼曰、古者三公無別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大道爲未盡、輕禮義爲不足學、致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臣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客李偲問弼曰、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弼曰、治平初、乃弼自辭官、今日潞公皆遷、弼豈敢堅辭妨他人也、蓋文彥博與王安石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眷禮復厚矣、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杜杞之流、嘗有聞於世、弼爲人溫長寬厚、汎

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
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復熟慮
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
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
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
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
垂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效之
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
有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曰凡待人無
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

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
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嘗欲之老子
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徙市於橋側市人喜公
之出隨而觀之至於安門市爲之空其得人心也如
此治平中弼自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曰執政
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
如此之堅何也弼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而後
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卧不
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數朝
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石介聖德詩云予晚得歸子

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匪竭契丹忘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詞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

八編類纂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清苑本此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五

左編

臣類

宋王安石　守成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敏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

起手有出處

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詔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方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嘗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

正自道其所短

漸露形迹恐棄許高風不須如此着忙

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慮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

廳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鬬鶉其僻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攜之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勑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詰閽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

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亦無敢逆其意者陛下兩聽則聽其所爲而不問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潁邸維爲紀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曰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

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皐夔稷卨、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皐夔稷卨傅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皐夔稷卨、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斬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辯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

施於世務耳、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竝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律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

亦好

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
祗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
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
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
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
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
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
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爲寘辭謝令
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
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

議亦高奇
可喜

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
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
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
不過銖兩而移今奸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
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加銖兩之
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
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
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貽書反覆勸之安石
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
著雖爲所引亦以罷新法出賴州刺史轉運使謝景

聚斂二字不服

溫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先是安石獨對、上問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羣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專用景温爲侍御史、監察御史、張戩言王安石入爲聚斂好勝、遂非既上疏、又請中書力爭、辭氣甚厲曾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參政所爲、豈但戩笑、天下誰不笑者、退卽家居待罪、遂絀爲知縣、于是御史劉述錢顗程顗陳襄陳薦楊繪劉摯等、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又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鎭、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初安石在侍從、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閤、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行也、及爲參政、而孫覺李常爲諫官、執安石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安石欲置其黨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遂以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復薦爲崇政殿說書、布資序淺、人尤不服、三

安石矣諸君子激之也

安石謂亦有次序但云祖宗法不足守爲大悖

年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安石議分審官爲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奪樞密之權、且阻樞密使文彦博也、彦博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上諭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唯恐傷民此卽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大小唯是之從、豈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則人言何足恤、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

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爲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十二月拜同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被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惟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況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爲人感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

范文正有
瑕

一有所爲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貿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上歐陽修乞致仕馬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鯀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黜逐英州唐垌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藉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久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

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安石子雱、爲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奏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彊而邊患博矣、故安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雱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

宰相欲官其子此出下策所謂無所不至也

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以新法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始退、雱不樂、五年置城邏卒察謗時政者、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于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納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

安石作惡現報

修爾。今取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

鄭俠因流民於此時敘足傳也

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京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郊禮薦安石爲使相。方進狀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昌無以對。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李士寧者。蜀人。得道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安石與之有舊。每延于東府。迹甚熟。及呂惠卿執政。會山東告變。事連宗子世展。起獄推治。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展賜死。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呂爲此

與趣治合入裝同局

獄引寧意欲有誣鐵會安石再入謀遂不行絳覺惠卿意密白帝請召安石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以子雱爲龍圖閣直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乞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屢家伺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奸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十月彗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論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大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人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禕寵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術如禕寵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僞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井祁寒暑

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
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之則權輕將
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
師安南諜得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
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救牓詆之華亭
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
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
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書棄所學
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
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未必如此

又一書曰勿使齊年知齊年謂馮京也與安石同官
在中書多異議惠卿又發安石私書無使上知者帝
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言其情安石咎之
雱憤恚(徼倖)疽發背死安石暴綰罪云爲人子弟求官及
薦臣壻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
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綰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
安石所爲綰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
甫險薄諂事雱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
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亦厭
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復用馮

京知樞密。以其不黨安石也。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換特進改封荆（又刻一府）七年王安石請以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創禪寺、乞賜名額、從之、以報寧禪院爲額哲宗立加司空元祐中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先是安石嘗辭一人所饋潤筆、物不獲、取直諸院梁上安石去祖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遂連無擇在杭州貪賄、時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逮赴秀州獄

如此行徑與初辭官同蓋謀井相也

巧詆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謫爲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安石判金陵納節求宮觀得會靈觀使築地於南門外七里去荐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童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舡從潮溝以行所居四無居人、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應、元豐末被疾奏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安石不耐靜坐非臥即行晚卜

屈鍾山謝公墩自山拒城適相半謂之半山嘗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卽定林寺而睡徃徃至日昃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徃亦必跨驢中道而還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熙寧庚戌冬安石自參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者無慮數百人安石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某人坐西廡之小關安石語次忽顧屬久之取筆書窻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而入安石再爲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惟與子雱謀議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鎭金陵未幾納節求開地久之得會靈觀使屏於金陵一日豫國夫人之弟吳生者來謁寓止於佛寺行香廳會同天節建道場府僚當會於所謂行香廳太守葉均使人白遣吳生吳生不肯遷泊行香畢大會於其廳而吳生於屏後嫚罵不止葉均俛首不聽而轉運毛抗判官李琮大不平之牒州令取問州遣二皂持牒逮吳生吳生奔安石家以自匿安石初未知其事也頃之二皂至門下云捕人而諠忿于庭

故是乞然

安石偶出見之、猶紛紜不已。公叱二皂去、葉均聞之、遂杖二皂而與毛抗李琮皆詣安石謝、以公皂生疎、失於戒束、安石唯唯不答、而豫國夫人於屏後、叱均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七八、然亦無敢捕吾親屬于庭者、汝等乃敢爾耶均等趨出、會中使撫問適至、而聞爭廳事、中使回者、首以此奏聞、於是葉均毛抗李琮皆罷、而以呂嘉問爲宇、又除王安上提點江東刑獄。俾遷治所於金陵、初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

不爲大奸慝、作辯奸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熙寧二年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能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宜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

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
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
卿自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
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
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
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
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
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廷以爲不便者、布
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無
敢言、青苗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
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伺穀熟還
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
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
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
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
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
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
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糶
賤斂、以廣畜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
并不得乘其急、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

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羅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爲青苗矣初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無甚賤之病

今此法見在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幷之家得以乘急邀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羣臣言常平粟疏上怒悉以付安石安石復于上曰韋疏惟韓琦有可辯餘人絕不近理不足辯也上然之范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子而開課壕者王安石曰鎮所言若非陛下親見周禮天子有此則豈得不爲媿恥元絳元年司馬光請悉罷青苗

錢復常平舊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
典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
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貸畜產價自占、凡屋錢五當蕃
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首實、以三
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
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
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
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察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
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
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

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
法、從之、於是益困矣、詔罷手實法、元祐元年三月、司
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
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
元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爲準、餘並除之、若
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一、皆
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
乞用祖宗差法、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舍人
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巖叟言五
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

有五七戶舊克役固有陪備而得奇伏今出錢比舊
賚特多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克役今令出錢舊所差
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奸欺又農民出錢
難於出力凶年則賣庄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
惟務多斂役錢利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且
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
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
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乞如
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庄田者隨貧富以
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
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指
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
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童惇取光所奏疎
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
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
大防等詳定以聞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
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
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
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
民不驚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蓋未易也光不以

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欲
救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
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
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
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
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純仁謂光曰差役
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
謀自已出必欲謀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如
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
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

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安石每聞
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反差役愕
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主雇
與先帝議之兩年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安石主雇
役先主差役蘇軾范純仁光門下士復以差役爲未
便章惇安石門下士亦以雇役爲未盡三人雖賢否
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不
私于所主初光議凡役人皆不許雇人以代然東南
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
賤役既不許募代甚苦之呂公著聞其弊即令一切

聽僱募民情大悅元祐四年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官吏百端蠶食比之僱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有未備者令舍人王巖叟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利害以聞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謂惇取熙寧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市易熙寧五年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錢百分之一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爲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爲本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家輒取利帝

去之、御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寬仁憂民之至。安
石曰、孝孫稱頌此事爲聖政、臣愚竊謂此乃是聖政
之闕、上曰、若但設法傾之、卽兼并自不能爲害、安石
曰、若不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卽是紙舖孫家所爲、
紙舖孫家爲是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爲
天下主、乃只如紙舖孫家所爲、何以謂之人主已而
帝聞其太煩碎、人皆怨讟、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
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
諸州上供薦蓆黃盧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
粥者市之、以給用、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

更得不擾民三字議論方完足

市易司奏鳳兩浙黟州或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
隸于都司焉、上問安石納免役錢如何、何故士大夫
言不便者甚衆、安石曰士大夫或不欲朝廷政事或
與近習相爲表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
功者、上又患多費用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理
財若理財卽須斷而不惑不爲左右小人異論所移
乃可以有爲、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
淺淡不可爲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
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廛布
之緡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

人古之取稅亦豈但什一而已帝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謂平準以便民若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如此吾民之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魯布更得不擾民三字議論方完足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神宗崩高后聽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御史韓川論市易雖曰平均物直而實不免貨交取利願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卷畢

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上又患置官多費用安石曰凡創置官皆須度可以省糜興治乃創置上曰即如此何故財用不足若言兵多則今日兵比慶曆中爲極少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理財若理財即須斷而不惑不爲左右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爲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爲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淺狹）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廛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古之取稅亦豈但什一而已及帝以旱故命韓

維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奏曰朝廷所許民輸免役者防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祗應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濟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屬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魯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千賞挾官

府而爲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語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脇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謂平準以便民若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

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
治前獄劾布阻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知常州以童
悖爲三司使神宗崩高后聽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
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
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
未轉售而先計思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
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御史韓川論市易雖曰平均
物直而實不免貨交取利願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
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
軍共黨皆降黜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六

左編

臣類　相臣

王安石　守成

王安石嘉祐四年以陝西民間多盜鑄大錢於是以
見行當三大錢折小銅錢二謂之折二錢神宗熙寧
四年皮公弼在陝西嘗建言陝西見行當二大銅錢
頃歲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乃以當
三猶私鑄乃減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民無冒利
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當二錢從之其後折二

錢遂行天下熙寧九年上批都下錢法自祖宗以來
未嘗有改其新行折二錢不須取索比較利害宜直
指揮京師并畿內並罷先是薛向鑄折二錢於陝西
其後許彥又置于廣南以償銅價既而有言折二錢
民或不肯折用又諸路繼有如此者故始詔令府界
不用後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當令
京師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折二錢不售訴於開封
而後被決者又言有訴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罷之及
中書訪問開封府三司皆言無是事乃再以進呈上
又云但恐經久富民藏小錢莫出爾安石曰大錢亦
無多富民豈肯藏小錢不出藏小錢不出於富民亦
有何利矣上又曰恐四夷聞中國行兩等錢以爲貧
窘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足爲
貧富且自古興王唐太宗周太宗時極貧然何足爲
恥臣初不欲鑄折二錢今乃極論者蓋朝廷舉動四
方所瞻稍有鏝隙即爲奸人窺伺愚弄將不能立國
是又何以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令復行之然兩宮
訖不欲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進入禁中方平墓
誌神宗朝王安石用政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爲器邊
防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輕而西北三邊

虜皆山積

熙寧四年九月粥坊場河渡祠廟九年八月司農粥祠廟於民應天府閼伯微子廟皆在粥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爲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爲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敵能捍大患今苦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鬻

熙寧六年歲漕江淮浙米七百萬石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其石不一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以供兵食者曰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曰對糴皆非常制其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于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于兩池謂之入中入中利既厚商賈趨之由是悉以見錢和糴而縣官之費省矣是歲置倉於兩浙稔歲遂爲常呂惠卿復請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賈

支錢、復儲其米於倉謂之坐倉河北提舉司置場以
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
博買候秋成博糴者謂之博糴又有所謂結糴候糴
覓糴皆王安石所建、大抵欲省漕費、然皆爲民害、
仁宗即位始大裁損加以資性恭儉尤務約已以先
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擯不取聞民有疾苦雖厚利舍
之無愛及用兵陝西調度百出縣官之費始廣議者
或欲省吏兵俸賜、帝不許、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詔
減后妃宗室之賜以助之於是三司使王堯臣取陝
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
數會計以聞、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厭兵屈意撫納歲
賜繒茶二十五萬、而契丹亦增歲遺至五十萬、仁宗
深慮之屢命官裁節而有司卒無建明及神宗即位
尤先理財、熙寧初命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
益講修錢穀之法、
熙寧二年初仁宗時范祥爲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
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薛向繼領
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
向至治平未向坐與仲謀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
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

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
代之置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官自鬻之從薛
向之請也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
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
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買賣
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賞官鹽食不盡留經宿
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
是二緡有餘商人不入粟邊儲失備
四年廢春秋儀禮初上篤意經學深惻貢舉之弊且
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安石謂古之取士

俱本於學請建學校以復古明經諸科曰進士科試
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
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
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
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
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
得專意經術以伺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
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于
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
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

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三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麤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爲期集費熙寧元年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上以爲然詔講筵權罷禮記六年駙馬都尉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上謂安石曰卿嘗以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

不倦第未知此意耳敦禮但讀春秋而不讀傳春秋未易可通馮京等曰漢儒初治公羊後乃治穀梁左氏最後出上曰漢儒亦少有識見者是年置經義局訓詩書周禮義以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詔士之薄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呂惠卿考舉士例阿時者在高等許直者居下劉放覆考悉反之惠卿不悅會放貽書王安石論新法不便安石怒遂撫其與同院考官王介爭詈事斥逼判泰州放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兄敞子奉世名相將

世稱三劉、七月自孔文仲對策、忤安石意、因言於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八年、安石復相、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安石撰詩序、稱頌上德、以文王爲比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爲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爲人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稱頌上德、以爲比于文王誠無所悔、上曰、朕豈不自知、須當改之、但言解經之意是矣、遂改撰以進、上乃頒行之、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爲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元祐二年、科舉罷詞賦專用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之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初

安石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元祐四年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分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及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以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辭章神宗專以經義論策取之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盡滅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將官熙寧三年改諸路更戍法初大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

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兵遞於戶籍或應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之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制置京畿河北京東西

何不去其重複即此已疎於理財

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游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

保甲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過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陳每一大保夜輪五

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强盜殺人
强姦畧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
法餘事非干已又非勑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
亦不坐、若於法隣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盜
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永絕、同
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者、收爲同保、戶數足
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
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
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
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

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
困其材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吾也浸
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
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圖報也
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保甲法行帝間鄉民
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安
石曰保甲宜緩而密神宗崩高后聽政司馬光言于
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開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
武不妨稼穡今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

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令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稽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保馬熙寧五年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爲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於是會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內界者免體量、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保、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初行于開封及陝西、其後遂變元豐未創爲戶馬之說、神宗脩首歎曰、朕于是愧于文彥博矣。彥博頃年爭罔馬

不勝嘗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王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歎曰安石誤朕豈獨此一事神宗崩高后聽政以內旨罷焉

茶馬熙寧七年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招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權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二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初禮密院取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晝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

熙寧二年上問王安石以真宗時邊事安石曰君臣

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是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趨者爭獻其伐之策、呂公著帥定州、即爲上言中國與契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兵、素有節制、惟宜靜以鎮之、保甲新法行、被邊皆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誦戰法、聲達于虜、虜檄邊郡以爲生事、遣譬約、上委公著處其事、公著即上奏以爲遣邊人習戰法干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是年契丹遣泥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爲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校文檪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應門者古名限塞雖跬步不可棄臣當以死拒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虜又遣蕭禧來、帝召執政與忱同對論、難久之忱固執前議執政知不可、奪罷忱爲三司判官、帝遣中使賜富弼韓琦文彥博手詔、問以計策、韓琦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釁端、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以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

因商舶招諭而來。然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邊患。而彊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弱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西山。地勢高仰。不可爲塘濼。向聞遣使部兵。徧植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竝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費材鐲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豫。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爲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今橫使再至。初示優寬。以探伺朝廷。況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若終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辛螫盟好。臣嘗切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亦是）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彊。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漢唐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遑者坐徙。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于畝。商旅歎于道路。官吏不安其

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壞
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爲
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軍龐勇寡謀保甲未經訓
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今
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
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
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
之地不可持此造端糜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
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
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

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
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彦博明皆主不
與之論時安石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
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舉與之盡東西
棄地五百餘里云祖宗故地安石輕以畀隣國又建
以與爲取之論至後世奸臣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
致天下之亂慶寧五年詔以古渭塞爲安軍古渭唐
渭州也自德中陷于吐蕃至祐中始得其地因建爲
寨上將恢復河隴故命建軍爲開拓之漸安石以王
韶書進呈詔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

上又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閒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才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即止衛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上曰武帝自爲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淫厲方畧不失爲霸於天下能用人故也上曰漢武至不仁以一馬之欲勞師萬里戾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草芥所以戶口減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慶曆六年自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州蕭注喜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適今不取必爲後憂會交人爲占城所敗或言其餘衆不滿萬取之易詔即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爲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於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趾始貳八年十十月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邊交人畏之會沈起坐邊議罷以知處州劉彝代之彝至奏罷正兵而用搶仗分戍聽邊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求互市率皆遏絕交人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州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

州而除桑名九年正月交趾圍邑州知州事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屈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二月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詆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安石怒以天章閣待制趙卨爲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既而卨與李憲議事不合帝因問卨孰可代

憲卨言逵老於邊事願以爲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占臘合擊交趾十二月郭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卨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眞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請軍門納欵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廣源州思浪州蘇茂州桄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元豐五年廣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蠻作過上曰默意欲用兵耳用

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逵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
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
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

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
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
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
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厥薄祖宗仁宗尤甚每
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神宗知安石之貪
命中使賚師顏賜之金五十兩安石好爲詭激矯厲
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

具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於安石家取師顏常
例初李師中任州縣郎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
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
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
貴其先識上曰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
才知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
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
爲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眞
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
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

升之朕固已戒之矣上又曰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好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爾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未彊爾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問至呂惠卿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詬中外皆惠卿所爲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上因論臺諫天下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

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趙彦若光嘗謂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小人（亦是初心）或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安石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使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光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讐敵他日將悔之安石默然後果有賣安石者雖悔之無及光知永興軍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

不如范鎮、若臣罪與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寘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光、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謂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光力辭召命、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光如此不衰、特光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安石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爲惠卿所陷、悔爲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

來臣酷愛官爵盡于此言

狂者、安石既病、邸報司馬光作相、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安石卒、光在病中聞之、簡呂公著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光盛德如此、安石嘗云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會布也、始終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劉世安嘗與馬永卿論安石曰、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指、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紓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宇牢壯、財用克足、但屋

執拗二字不足盡之亦自負執而已

自古小人得君未有不揣知上意者

宇少設餚器用少精巧僕妾朴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隣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爲激切奮厲之言以動上意遂以神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舛則顧命大臣尚不能回況臺諫乎祇增其勢耳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吳蜀之民以雇役爲便安石與光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安石與呂公著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及薦公著爲中丞共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右驩兜共工之姦安石之喜怒如此蓋孫覺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公著也初安石患臺諫多橫議故用公著爲中丞既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爲民害公著乃復言條例不便安石以公著叛已怨之尤深已而上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安石因用爲公著罪除知頴州後公著居洛一日對邵雍長歎曰民

不堪命矣。雍曰、介南者違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著作曰、公著之罪也、初安石南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詰經筵相遇竝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神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姧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姧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毘大姧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違畧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謙、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

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非祇憚跼盭之若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一身之疾踰朝政之病也司馬光邵雍日就卧內問疾誨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托光以墓誌光亟省之已瞑目矣光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誨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光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回莫敢書其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航又陰祝誨諸子勿葬本恐非三家之福時小人蔡天申厚賂鐫工得本以獻安石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誨忍歿謂光以天下事尚可爲當自愛後光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誨不及見矣天下聞其言而悲之至光薨誨之子曰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初帝欲用安石參政參政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時執政進除自上久之不決既

數日、乃曰、朕問王安石以爲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臣近每聞陛下宣諭某事、問安石以爲可即施行某事、問安石以爲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爲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體也、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時寇準用劄子、遷馬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爲相、堂牒重于勑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子、何異堂牒、今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安石與介同爲參政議論未嘗少合、安石好馮道以其能屈身安石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安石爲之變色、是時富弼曾公亮爲相安石與趙抃唐介爲參政安石方得君銳意新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弼以病足公亮以年老俱引去介

屢爭於上前不能勝未幾疽背死扑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即聲若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安石生公亮老弼病介死扑苦也鄭俠嘗從安石學後舉進士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安石秉政問以所聞俠因爲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安石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錢京師細民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錢不輸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稅院竝行倉法專攔月賦每正稅百錢則收市利十錢以給之逮法之行則正稅不及十錢者有

司亦取之其末反重於本俠又言於安石得損其太甚者數事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於三月河東河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饑民市麻枲麥麨爲米或掘草根木實以食或身被鎖械而負死揭木賣妻鬻子以償官俠畫圖爲書以聞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神宗覽疏歎息遂詔罷維體量免行錢會布體量市易法又詔司農寺發常平倉於商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田保甲竝罷民間懽呼相慶越三日大雨七日早朝賀雨上出圖

狀示宰執且責之丞相以下皆謝罪安石遂力求去
薦惠卿以代已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上翳席逾永
俠又上書言安石本爲惠卿所誤至此今復扳援以
遂前非不復爲宗社計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屬熙
河奏捷殺戮甚衆上爲惻然手詔諭王韶等今後只
務招降未征餘黨毋以多殺爲功於是惠卿等益惡
之俠又上書譏大臣甚衆并詆臺諫皆如匆靈木偶
又言禁中被甲登殿等事奏入執政大怒言於上以
爲譸誕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既行
上問惠卿鄭俠小臣禁中密事及大臣奏對之言何

自聞之惠卿對曰此皆馮京手錄使王安國持示導
之使言耳惠卿與京同列議多矛盾又以語事安石
爲安國所疾屢諷其兄不悟故并中之已而上以惠
卿語責京京惶恐曰臣與俠素不相識上方疑之御
史知雜張琥遂以俠事劾京京奏俠行未遠乞追還
對辯遂詔赴臺推勘遣舒亶追俠及諸太康搜其衣
橐得王堯臣所賷銀三十兩御史臺知班楊忠信所
贈韓范諸公所言新法不便奏橐兩秩遂逮赴詔獄
俠對實不識京但每追人吳無至請檢院投匭判院
丁諷輒爲無至道京稱歎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

途安國馬上舉鞭相揖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至所居求觀前後奏草俠答以未嘗存留安國亦言見所與家兄書雖安國之言不聽而況公乎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爲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爲小人所誤家兄自以爲人臣子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亦其初心）使怨歸於己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爲然忠信者嘗應詔言新法不便因謂俠曰御史職在諫爭皆緘默不言公一監門耳乃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探懷中書受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京

未嘗使安國傳道省中語凡所論乃隣居內殿崇班楊永芳所告也安國赴對不承俠責之曰凡對制使不常有隱口所言者安得誅之天地鬼神皆在左右學士欲誰欺邪安國乃伏獄成俠送英州編管忠信無至皆編管湖外京罷政安國放歸田里安國安石弟也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熙寧初薦鋒薦其材行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爲如何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傾呼吸間恐無才者

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堅以彗爾國而令必行。令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顓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文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斂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奸。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誡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衝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徽宗末。楊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循致今日之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謹按安石爲邪說之事。姑卽一二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

舜之道、後王鞠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舉之說、有以唱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接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難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唱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胡安國曰此奏是取王氏肝心底劊子手

八編類纂

相宋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

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縟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縟不亦大乎夏疎賜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疎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從龐籍辟通判幷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鬻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羅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羅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

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鎭首發其議光在幷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鎭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幷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

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日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日

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詔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改天章閣侍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喧譁則逐中執法蘧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囚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克媛董氏襄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册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克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

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荷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時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以其手藁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晦乞加宜辠、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弃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伐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

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敕邊吏彊場細故輒以矢丐相加者。罪之。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詔敕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光極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敕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奸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

侯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奸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詔錄頲邸直省官四人爲閤門祗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厮役爲之西

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比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種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未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弊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

非時奉策、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太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奬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早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爲衰、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憂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帝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

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重是也、光言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

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彼一時）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弃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中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

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光訪之、安石曰、光外託（何處得來）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自道生平）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

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以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

（相天下不算百姓總是虛麻）

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凡迕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云何後毀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薦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鬻器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爲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爲臺官光出知永興軍時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糧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

活百姓者謂之相公

兆一路皆内郡繕治非急宜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絶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恐乃復陳六事元豐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拯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斂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陛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時

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
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
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
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
委首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
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
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
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
錢復常平糴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
起居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畢仲游士安之孫早受知於光光爲政反王安石所
爲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
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
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
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
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
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
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
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
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

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
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
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
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
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
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後所論新法者
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
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拯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
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
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
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
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
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
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竟如
其慮後仲游亦坐黨籍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
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
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由命也爲之益力病革
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
九月薨年六十八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光孝
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

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年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童惇蔡卞請發塚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謚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奸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謚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范祖禹言光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祖禹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耶呂公著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

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諮曰、今爲翰林兼侍讀、虜曰、不爲中丞耶、聞是人甚忠亮。光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韓琦在魏聞之、亟遣人齎書與文彥博、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彥博以書示光、光曰、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琦後得彥博書云、君實作事、令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光嘗問邵雍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光深以爲知言、雍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厥寧前士大夫未有談禪者偶富弼問法於顒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本本時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乃遣使作頌寄之、執禮如弟子於是一時翻然慕向人人喜言名理惟光范鎮以爲不然

宋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爲公輔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川郡守歐陽修與爲講學之友後修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謂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眞宗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

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君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勤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二年爲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吕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頴州、起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

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已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刖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元豐五年以疾丐去位除定州安撫使徙揚州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即位以侍讀還朝太后遣使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

人君初即位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舉行之民歡呼歌舞咸以爲便光

薨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敝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賓易以言事訐直詆大臣將峻責公著以爲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也衆莫不歎服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三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啟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謚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深敏量閎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

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
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
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
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
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
勝一詰長者卽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
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
石得志意其必助已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
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
叔講便覺已語爲煩公著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

荊公未嘗不可與言

宋儒亦好簡

著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詳陳其略至於治亂安
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覆深陳之仁宗嘗
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無諱公著因進
講言弒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
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
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
無所萌其間故易曰履霜堅氷至由辯之不早辯也
公著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
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
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

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
慍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
上知公著意深切每改容勅躬如在車之式公著嘗
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公
著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
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知仁武而不殺者然
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著以好勇黷武
爲戒公著平章軍國普門下因語攻或曰嘉問敗壞
家法可惜公著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
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著

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答
嘉問以蔭入官條例司引以爲屬提舉市易務初嘉
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於
外呂氏號爲家賊

宋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
之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
皆無藁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
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
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

不下堂知一邑決須用此

風憲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杜衍老居
雎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眞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
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爲
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
知子異日必爲此官非老夫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
路似衍云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
景靈宮頌謂敕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無可廢
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備周一紀逮事先后祗
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
廟謚册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册之義請祔郭皇
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會公亮問
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
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
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爲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
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犢哀愍之謚則不爲逼矣公
亮歎重遷知頼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
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
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即
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
於六鄉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

古人重三輔以此

人編類纂　卷之　三

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公隸之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爲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部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問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虛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又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其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選尹開封府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

守官守法

洶喝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靜而止遂聞京師神宗疑焉頌使還入奏稱善久之擢知制誥知審刑院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裡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起越資品令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實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

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首、外郎以下。舉
充。後爲難得。資叙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
博士員外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
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
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
以來。未有此比。倖門一啓。則士途奔競之人。希望不
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
已。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
求大臨爲三舍人。歲餘。知亳州。知應天府。呂惠卿嘗
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荷一詩。我執政可得也。頌

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秘書
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
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
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
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
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頃十輩
荷校付獄中。迫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葬丹遇冬至
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筭術
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
則屬子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

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窺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遣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頗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鞫朴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杜後憲文治之非毫頗臥

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純頗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知濠州初頗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羣婢曰博士一日持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母爲婢所弒開封治獄法吏謂李不明言使弒姑法不至死或譖頗欲寬世儒夫婦帝召頗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頗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頗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母重困辱頗曰誣人死不可爲已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即手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奏牘以爲疑

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傳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帷薄事頗應曰然以是爲泄獄情罷郡未幾知滄洲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輒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頷頭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朝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頃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陛對神宗謂頷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勞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慮修書者遷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頷曰須一二季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頷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敕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矣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

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就律令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元祐初拜吏部尚書兼侍讀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週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已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嚮則偏偏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勢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

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
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爲監司矣
今因赦令反下遷爲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
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知揚州徙河南
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
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幼年諸臣太紛紜
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
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
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
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宋陳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
及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爲南外睦宗院教
授尋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
時爲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王
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
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權兵部侍郎金
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
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
亡金主雍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

吳後名臣知兵者蹟

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爲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爲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閫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流靖有謀以本職克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濱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

陳七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尊祖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可會諜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爲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宰臣湯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實揚州必敗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

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社稷計願陛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上悟卽令浚都督且召爲相辛爲思退穡所擠遣視師江淮浚卿累章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元年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常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倭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爲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浚卿已卽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逾年授吏部

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覿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浚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浚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覿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昌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覿中外稱快金遣文邊吏取前所俘浚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爲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

宋之破亡正因多欲非止兵弱多欲則政不在中書危哉

大臣葉顒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於是劾奏洪邁奸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覿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于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機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爲琪創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上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中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材豈爲宮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內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制授尚書右僕射俊卿

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奬廉退抑奔競或
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守
牧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
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爲樞密
使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俊卿以兩淮備禦未
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民恐不及事請於陽
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
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陳戰農隙之日給以
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都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
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

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損
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
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
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即行之然竟爲
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允文建議
遣使金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
御弧矢弦激致目眚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
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陛下憂勤恭
儉清靜寡欲願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
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

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烈義不越尊俎、固已震慴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爲後戒。曾覩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覩意似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伸公議覩快快而去、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爲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劄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討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克、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卽杜門請去、帥福州、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覩亦召還建節鉞、臨保傳、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覩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贓吏已經結勘。而內批

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轂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競扴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扴則不敢。競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爲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

俊卿奏非便。上手劄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入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上謝聖恩。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上冢。毋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正邪。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火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

宋杜範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喜定元年舉進士再調婺州司法端平元年改調軍器監永明年入對改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須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得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臺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詆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奬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舍

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故鉗其口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撙節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疲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枉詐謀同之弊千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忘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不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游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監軍群聚相剽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閹宦不使譾諂得以售其奸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元兵狥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

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今淮西帥臣。恣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受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負芑之地。豈以臣絶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異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已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臺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爲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于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奬臺諫爲聖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爲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發書樞密院事

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
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
即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即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
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
抗疏自辯範又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
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爲
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
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辯之章見其交
鬬邊臣以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
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

復久居政府今又有何安利之策如臣等言是即乞
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趜居郎範奏臣論鳴復
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
臣前者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
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歸授浙
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嘉興二年差
知寧國府四年還朝首言旱暵荐臻人無粒食楮券
猥輕物價騰踴是內憂既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
鬬中原群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
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鄂澧疆場之臣肆爲欺蔽勝

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恃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湖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幾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夫妖於干戈、疫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妖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交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汗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使方且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德不以彼爲讐、而以爲讐、而以爲而變惟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孤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訓、使待此一念、振起傾頹、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

侍郎兼侍講拜中書舍人改禮部尚書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去李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侃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整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常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早降恩澤列前朝桂術倒範皆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爲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

範範奏曰、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爲是、上下堅守、則譽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鎔抵巇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才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爲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爲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覓舉、曰懲贓貪、自今有以贓罪案上、即行下勘證、果有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實跡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修

職業朝廷不以奬例而過恩。宮庭不以恩私而廢法。
勳舊之家。邸第之盛。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閫寄。曰
選軍實。曰招士豪。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
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瀦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
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
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
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
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
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
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狥國。若以術相籠絮
非範所屑爲也。珙大感服。未幾元軍大入五河。絕中
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縱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
春之計。範命縉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
捷聞。範計功得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
傅。謚清獻。